

的是, 利比亚作为一个典型的部落国家, 国内有几百个大大小小的部落。按照利比亚传统, 部落成员对部落首领的忠诚度要远远大于对国家、军队的效忠。卡扎菲能够在利比亚执政长达 40 年, 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其所在的利比亚第三大部落——卡达法及其联盟。这样来看, 利比亚内战实际上是部落之争。此次利比亚由游行示威发展成内战, 就是由第一大部落(瓦法拉)拉拢第二大部落(图阿里)反对卡达法部落的统治而发起的。在此情况下, 利比亚内战的最终结果可能有二: 一是利比亚反对派最终推翻卡扎菲政权, 并取得对全国的控制权; 二是部落联盟彻底瓦解, 形成当前的“索马里式”局面。第二种结果是国际社会最不愿意看到的, 但有时事情的结果也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同样属于部落国家的也门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由此可见, 在中东地区动荡中, 除已身陷其中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 还有一些国家也很有可能步其后尘。一些王室政权正加紧动作改善本国民生, 但能否顶住此波冲击仍是个未知数; 以伊朗为代表

的什叶派在各国动作明显, 这样极端反美、反西方的势力能走多远仍未可知; 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再度参与其中, 结果“是福是祸”, 相信它们也同样迷惘; 极端与恐怖势力不甘寂寞, 频繁发声, 影响如何也难下定论; 再加上伊拉克与巴以冲突等问题, 各方势力在中东此次动荡中的激烈博弈, 使其走向的不确定性与多样性十分明显。因此, 中东动荡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会否蔓延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 仍要视情而定。

中东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饱受全球金融危机摧残的各国经济, 很难再承受中东这个世界能源库动荡的打击了。如果接下来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等国也陷入动荡冲突之中, 那么国际原油价格很可能要超过每桶 200 美元。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以及一系列连锁性社会问题, 后果难以想象。再加之, 如果动荡之中极端与恐怖势力乘机坐大, 国际社会面临的威胁与危害就会进一步加深。因此, 对于中东乃至世界各种力量在此的再度博弈, 应予以高度关注与重视。○

## 北非中东大动荡的地缘政治影响

林利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北非、中东这一轮动荡“尘埃尚未落定”, 其地缘政治后果如何, 还要看此次动荡下一步如何变化、各方如何应对。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可以从三个层次对其地缘政治后果做初步展望、评估。

首先, 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将引起伊斯兰世界内部力量布局出现新的改组。历史上, 大中东地区从马格里布到利凡特再到海湾直到阿富汗, 向来被认为是基于伊斯兰教认同、奥斯曼帝国遗产以及发展阶段的同质性、相似性而相互联结、俱损俱荣、独特的地缘政治区块。这片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向来相互影响, 其政治日程表存在某种神秘的内在联动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and 欧洲殖民者的倒行逆施, 先在安卡拉半岛激起了震惊欧

洲的基马尔革命, 又在埃及激起华夫脱运动, 以及在马格里布地区激起了里夫起义、在利凡特地区激起了德鲁兹人起义。差不多同一时期, 伊朗高原兴起了吉兰共和国、阿富汗掀起了第二次抗英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以英法意殖民势力衰退为背景, 这一大片地区从西到东, 几乎同时掀起了以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民族解放运动, 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一大批新国家如春笋般建立, 极大地改变了大中东政治版图。

就政治日程表神秘的内在联动性而言, 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引起持续的“多米诺效应”只不过是该地区一战后和二战后连锁动荡的翻版。同样, 该地区的宗教及政治保守性、王权制甚至部落制或强人

政治,其兴衰也具有内在联动性。正是大中东历史上政治日程表一以贯之的联动性,很可能预示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并未完结。

不过,政治日程表的联动性、宗教保守性的相对一致,并不能保证该地区的政治选择一致性。如众所知,在宗教方面,以伊朗为主导的伊斯兰什叶派与以沙特等为主导的伊斯兰逊尼派势不两立,土耳其则在“欧化”和政教分离的道路上踽踽独行。历时 8 年的两伊战争是伊斯兰世界内部对立的集中反映;在阿拉伯世界范围内,因 1977 年萨达特突然访问耶路撒冷并与以色列媾和,引起了阿拉伯世界分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南也门等甚至成立“拒绝阵线”,全面孤立埃及,从而促使后者靠向美国。

这一轮北非、中东动荡及其后续反响,势必引起大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力量的再度改组和重新配置,其特点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整个中东的地缘政治重心将进一步向地处大中东中央地带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集中。伊朗和土耳其无疑是此次大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力量重新配置的大赢家。即使美欧不武力介入北非,即使埃及等国能较快地恢复稳定,其在大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很难恢复。而在海湾地区,沙特及海湾各王权国家,则将为防止成为北非、中东动荡的下一批“多米诺骨牌”苦苦挣扎。尤要指出,这一轮北非、中东动荡有可能给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的发展提供新的时机和土壤。若果如此,已经长期化的美国反恐战争还将进一步拉长。

其次,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及伊斯兰世界地缘政治力量对比和布局的新变化,必然要对阿以关系和以色列的战略安全产生严重冲击。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之所以能获得长达 30 多年的总体和平,首先得益于埃及打累了,倾向于和平解决,其次得益于两伊战争消耗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实力,而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至反恐战争更是转移了中东的矛盾焦点。现在倡导阿以和平的埃及陷入动荡,以及伊朗力量和影响的扩张,显然恶化了以色列的战略环境。下一步,阿以矛盾是否重新上升为中东的焦点矛盾,取决于埃及等国能否很快实现稳定并恢复其影响,尤其取决

于埃及等国新政权的政治宗教色彩如何;也取决于伊朗的实力与影响有多大增长;还取决于以色列及美欧等对中东动荡、阿以矛盾如何反应。总之,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增加了以色列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阿以矛盾是战后以来中东屡起战端的火药桶。

第三,此次北非、中东动荡不仅影响到大中东地区的地缘力量配置和地缘政治稳定以及阿以关系,更将对美欧及对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产生严重冲击。

冷战结束后,美国因苏联解体、东欧“西化”,已开始考虑战略东移,增加在亚太的战略投入,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后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乘势发动海湾战争,第一次战略东移受阻。2001 年,小布什上台后,为应对中国快速崛起,美再次搞战略东移,却因“9·11 事件”不得不全力反恐,投入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战略东移第二次受阻。奥巴马上台后,鉴于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不但加快,而且有了质变,因而下决心贯彻几度受阻的东移战略,明确提出要“重返亚太”。恰在此时,又发生了北非、中东动荡,不但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苦心经营多年的布局,还将从能源供应与价格、以色列安全、移美难民潮、欧洲稳定、大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可能增强等多方面冲击美国,这是美国始料不及的。现在,美国在是否武力介入利比亚等动荡国家,是否在大中东再打一场局部战争问题上举棋未定。即使美国这次学了个乖,能克制住战略冲动,下决心不再武力介入动荡国家,也很难对这些国家的局势不闻不问。如何使埃及等已被纳入美国中东战略轨道的国家恢复稳定以及阻止动荡向海湾地区扩散,已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头等大事,也是最棘手的麻烦。美国不希望大中东动荡、力避武力介入,显然是为了其战略东移不受过多影响,而事实是北非、中东动荡已经对美国新一轮东移战略产生了新的牵制。再考虑到日本新近发生的超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奥巴马政府的战略东移计划已初步受挫,即使不改变,也将大打折扣。

对欧洲而言,北非、中东是其大周边地区,也是其昔日殖民地。北非、中东动荡对欧洲的冲击有虚与实两方面。从实的方面讲,北非、中东动荡使欧洲

(转第 36 页)

## 结语

列宁曾经说过：“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sup>1</sup>在阿拉伯世界，政权脱离民众、发展模式陷入误区、对外依附西方，使这些国家的传统统治模式积弊重重。突尼斯一起偶发的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表明阿拉伯现行统治模式已无法维系下去。突尼斯剧变及网络煽动，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再次证明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赢得民众，才能赢得政权；一旦脱离多数民众的意愿，政权终将被人民抛弃。

进一步说，当前这场阿拉伯民众的抗议大潮，既是一场自下而上反对当权者的民众革命，同时也是

(接第 29 页)的“地中海联盟”计划受挫，能源及经贸利益直接受损，潜在的大量难民涌入潮将威胁欧洲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从虚的方面讲，欧洲对动荡地区“管还是不管？”的问题并不比美国简单。如果不管，欧洲的国际影响力和威望将直落谷底，并很可能再难恢复，国际社会将因欧洲对其“大周边”危机不闻不问而更不把欧洲当“大国”；如果要管，欧洲既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像管东欧和巴尔干那样有决心，欧洲各国更不可能齐心合力，以一个声音说话。在虚与实两方面，虚的方面可能更严重，它意味着欧洲的“大国”地位越来越虚。

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冲击利弊兼有，极为复杂。中国在利比亚等动荡国家的投资、商贸、能源利益损失不小，撤侨也要花钱，尤其是大中东动荡引起国际油价攀升，对中国影响更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美欧的关注点被重新拉回大中东地区，其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人权、民主、涉台、涉藏等方面对中国施压的能力和意志削弱，美国尤其不能不放缓其战略东移。不仅如此，无论是稳定中东局势，还是稳定国际油价以及稳定阿以关

一次寻求国家复兴之路的新探索。近百年来，阿拉伯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已经尝试了宪政民主、威权政治、国家资本主义、伊斯兰复兴等几乎所有意识形态和政体形式，但始终未找到富民强国之路。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乃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缺乏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在作者看来，这主要指辩证唯物主义），尤其缺乏阶级分析和生产关系变革观念。即使是当年政治最进步的纳赛尔政权，奉行的也不过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想，结果最终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自我否定之路，进而陷入新的政治更替。这次中东剧变是否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将浴火重生，能够摆脱弱势民主与强人政治交替的历史循环，归根到底，还要看它到底采取何种理论，与哪个阶级结合。○

(责任编辑：马燕冰)

<sup>1</sup>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1960年版，第 239 页。

系方面，美欧都需要、也可能谋求中国支持。换言之，中东动荡给中国与美欧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课题。在一定意义上，这甚至是中国进一步改善国际战略环境的新机遇。

面对北非、中东动荡，中国再一次需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做好损益计算，趋利避害。一方面，中国应适度参与，力促中东动荡国家尽早恢复稳定，并在恢复中东稳定、力避动荡扩散、稳定国际油价等问题上与美欧合作，在中东问题上倡导新型大国合作模式，以在大中东合作助推中国与美欧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要通过此次从动荡国家大规模撤侨、撤资所受损失中接受教益，检讨过去对大中东以至对非洲、拉美的经贸投资政策和外交政策，即检讨“走出去”政策的成败得失，为今后更成功地“走出去”以及为适应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前景，确立切实可行的地缘战略。此外，中国对大中东地区也要有更全面、更系统、更超前的地缘政治思考与安排。○

(责任编辑：沈碧莲等)